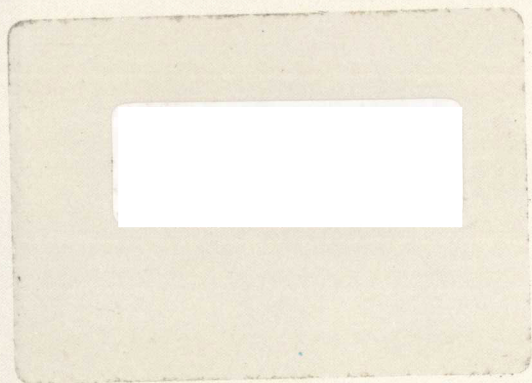



Graham Greene

二十一个故事

TWENTY-ONE STORIES

[英国] 格雷厄姆·格林 著 李晨 张颖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Graham Greene

二十一个故事

TWENTY-ONE STORIES

[英国]格雷厄姆·格林 著 李晨 张颖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二十一个故事/(英)格林著;李晨,张颖译.—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
ISBN 978-7-5321-5681-8

I. ①二… II. ①格… ②李… ③张…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62422 号



TWENTY-ONE STORIES by Graham Greene
Copyright 1935, 1941, 1942, 1946, 1947, 1949, 1954 by Graham Greene
Copyright © Graham Greene, 1955, 1963, 1969, 1970, 1974, 1975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 Ltd. 2015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9-2015-107

总策划:黄育海
责任编辑:秦静
选题策划:彭伦 索马里
装帧设计:张志全

二十一个故事

[英]格雷厄姆·格林 著
李晨 张颖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信箱:csle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lem.com

总发 售 处 经 销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7.75 字数 164,000
2015年6月第1版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1-5681-8/I·4525 定价:28.00元

短篇小说的物理

——“短经典”总序

王安忆

好的短篇小说就是精灵，它们极具弹性，就像物理范畴中的软物质。它们的活力并不决定于量的多少，而在于内部的结构。作为叙事艺术，跑不了是要结构一个故事，在短篇小说这样的逼仄空间里，就更是无处可逃避讲故事的职责。倘若是中篇或者长篇，许是有周旋的余地，能够在宽敞的地界内自圆其说，小说不就是自圆其说吗？将一个产生于假想之中的前提繁衍到结局。在这繁衍的过程中，中长篇有时机派生添加新条件，不断补充或者修正途径，也允许稍作旁骛，甚至停留。短篇却不成了，一旦开头就必要规划妥当，不能在途中作无谓的消磨。这并非暗示其中有什么捷径可走，有什么可被省略，倘若如此，必定会减损它的活力，这就背离我们创作的初衷了。所以，并不是简化的方式，而是什么呢？还是借用物理的概念，爱因斯坦一派有一个观点，就是认为理论的最高原则是以“优雅”与否为判别。“优雅”在于理论又如何解释呢？爱因斯坦的意见是：“尽可能地简单，但却不能再行简化。”我以为这解

释同样可用于虚构的方式。也因此，好的短篇小说就有了一个定义，就是优雅。

在围着火炉讲故事的时代，我想短篇小说应该是一个晚上讲完，让听故事的人心满意足地回去睡觉。那时候，还没有电力照明，火盆里的烧柴得节省着用，白昼的劳作也让人经不起熬夜，所以那故事不能太过冗长。即便是《天方夜谭》里的谢赫拉查达，为保住性命必须不中断讲述，可实际上，她是深谙如何将一个故事和下一个故事连接起来。每晚，她依然是只讲一个故事，也就是一个短篇小说。这么看来，短篇小说对于讲故事是有相当的余裕，完全有机会制造悬念，让人物入套，再解开扣，让套中物脱身。还可能，或者说必须持有讲述的风趣，否则怎么笼络得住听众？那时代里，创作者和受众的关系简单直接，没有掩体可作迂回。

许多短篇小说来自这个古典的传统。负责任的讲述者，比如法国莫泊桑，他的著名的《项链》，将漫长平淡的生活常态中，渺小人物所得出的真谛，浓缩成这么一个有趣的事件，似乎完全是一个不幸的偶然。短篇小说往往是在偶然上做文章，但这偶然却集合着所有必然的理由。理由是充分的，但也不能太过拥簇，那就会显得迟滞笨重，缺乏回味。所以还是要回到偶然性上，必是一个极好的偶然，可舒张自如，游刃有余地容纳必然形成的逻辑。再比如法国都德的《最后一课》，法国被占领，学校取消法语课程之际，一个逃学孩子的一天。倘是要写杂货店老板的这一天，怕就没那么切中要害。这些短篇多少年来都是作范例的，自有它们的道理。法国作家似乎都挺擅长短篇小说，和精致的洛可可风气有关系吗？独具慧眼，从细部观望全局。也是天性所致，生来喜欢微妙的东西，福楼

拜的长篇，都是以纤巧的细部镶嵌，天衣无缝，每一局部独立看也自成天地。普鲁斯特《追寻逝去的时光》，是将一个小世界切割钻石般地切成无数棱面，棱面和棱面折射辉映，最终将光一揽收尽，达到饱和。短篇小说就有些像钻石，切割面越多，收进光越多，一是要看材料的纯度，二是看匠人的手艺如何。

短篇小说也并不全是如此晶莹剔透，还有些是要朴拙许多的，比如契诃夫的短篇。俄国人的气质严肃沉重，胸襟阔大，和这民族的生存环境、地理气候有关，森林、河流、田野、冬季的荒漠和春天的百花盛开，都是大块大块，重量级的。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即便篇幅极短小，也毫不轻薄，不能以灵巧精致而论，他的《小公务员之死》、《变色龙》、《套中人》，都是短小精悍之作，但其中的确饱含现实人生。是从大千世界中攫取一事一人，出自特别犀利不留情的目光，入木三分，由于聚焦过度，就有些变形，变得荒谬，底下却是更严峻的真实。还有柯罗连科，不像契诃夫写得多而且著名，却也有一些短篇小说令人难忘，比如《怪女子》，在流放途中，押送兵讲述他押送一名女革命党的经历——俄罗斯的许多小说是以某人讲故事为结构，古时候讲故事的那盆火一直延续着，在屠格涅夫《白静草原》中是篝火，普希金的《黑桃皇后》则是客厅里的壁炉，那地方有着著名的白夜，时间便也延长了，就靠讲故事来打发，而在《怪女子》里，是驿站里的火炉。一个短暂的邂逅，恰适合短篇小说，邂逅里有一种没有实现的可能性，可超出事情本身，不停地伸展外延，直向茫茫天地。还有蒲宁，《轻盈的呼吸》。在俄罗斯小说家，这轻盈又不是那轻盈。一个少女，还未来得及留下连贯的人生，仅是些片鳞断爪，最后随风而去，存入老处女盲目而虔诚的心

中，彼此慰藉。一个短篇小说以这样涣散的情节结构起来，是必有潜在的凝聚力。俄国人就是鼎力足，东西小，却压秤，如同陨石一般，速度加重力，直指人心。

要谈短篇小说，是绕不开欧·亨利的，他的故事，都是圆满的，似乎太过圆满，也就是太过负责任，不会让人的期望有落空，满足是满足，终究缺乏回味。这就是美国人，新大陆的移民，根基有些浅，从家乡带了上路的东西里面，就有讲故事这一钵子“老娘土”，轻便灵巧，又可因地制宜。还有些集市上杂耍人的心气，要将手艺活练好了，暗藏机巧，不露破绽。好比俗话说：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欧·亨利的戏法是甜美的伤感的变法，例如《麦琪的礼物》，例如《最后的常春藤叶子》，围坐火盆边上的听客都会掉几滴眼泪，发几声叹息，难得有他这颗善心和聪明。多少年过去，到了卡佛，外乡人的村气脱净，已得教化，这短篇小说就要深奥多了，也暧昧多了，有些极简主义，又有些像谜，谜面的条件很有限，就是刁钻的谜语，需要有智慧并且受教育的受众。是供阅读的故事，也是供诠释的故事，是故事的书面化，于是也就更接近“短篇小说”的概念。塞林格的短篇小说也是书面化的，但他似乎比卡佛更负责任一些，这责任在于，即便是如此不可确定的形势，他也努力将讲述进行到底。把理解的困难更多地留给自己，而不是读者。许多难以形容的微妙之处，他总是最大限度传达出来，比如《为埃斯米而作》，那即将上前线的青年与小姑娘的茶聊，倘是在卡佛，或许就留下一个玄机，然后转身而去，塞林格却必是一一道来。说的有些多了，可多说和少说就是不同，微妙的情形从字面底下浮凸出来，这才是真正的微妙。就算是多说，依然是在短篇小

说的范围里，再怎么样海聊也只是一次偶尔的茶聊。还是那句话，短篇小说多是写的偶然性，倘是中长篇，偶尔的邂逅就还要发展下去，而短篇小说，邂逅就只是邂逅。困惑在于，这样交臂而过的瞬间里，我们能做什么？塞林格就回答了这问题，只能做有限的事，但这有限的事里却蕴藏了无限的意味。也许是太耗心血了，所以他写得不多，简直不像职业作家，而是个玩票的。而他千真万确就是个职业作家，唯有职业性写作，才可将活计做得如此美妙。

意大利的路伊吉·皮兰德娄，一生则写过二百多个短篇小说。那民族有着大量的童话传说，像卡尔维诺，专门收集整理童话两大册，可以见出童话与他们的亲密关系，也可见出那民族对故事的喜爱，看什么都是故事。好像中国神话中的仙道，点石成金，不论什么，一经传说，就成有头有尾的故事。比如，皮兰德娄的《标本鸟》，说的是遗传病家族中的一位先生，决心与命运抗争，医药、营养、节欲、锻炼，终于活过了生存极限，要照民间传说，就可以放心说出，“从此他过着幸福的生活”，可是在这里事情却还没有完，遗传病的族人再做什么？再也想不到，他还有最后一搏，就是开枪自杀，最后掌握了命运！这就不是童话传说，而是短篇小说。现代知识分子的写作渐渐脱离故事的原始性，开始进入现实生活的严肃性，不再简单地相信奇迹，事情就继续在常态下进行。而于常态，短篇小说并不是最佳选择，卡佛的短篇小说是写常态，可多少晦涩了。卡尔维诺的短篇很像现代寓言，英国弗吉尼亚·伍尔芙的短篇更接近于散文，爱尔兰的詹姆斯·乔伊斯的《都柏林人》则是一个例外，他在冗长的日常生活上开一扇小窗，供我们窥视，有些俄国人的气质。依我看，短篇小说还是要仰仗奇情，大约也因为

此，如今短篇小说的产出日益减少。

日本的短篇小说在印象中相当平淡，这大约与日本的语言有关，敬语体系充满庄严的仪式感，使得叙述过程曲折漫长。现代主义却给了机缘，许多新生的概念催化着形式，黑井千次先生可算得领潮流之先。曾看过一位新生代日本女作家山田咏美的小说，名叫《YO—YO》，写一对男女相遇，互相买春，头一日她买他，下一日他买她，每一日付账少一张钱，等到最后，一张钱也不剩，买春便告罄结束。还有一位神吉拓郎先生的一篇名叫《鲑鱼》的小说，小说以妻子给闺蜜写信，因出走的丈夫突然归来停笔，再提笔已是三个月后，“他完全像鲑鱼那样，拼命地溯流而归……”浅田次郎的短篇《铁道员》因由影星高仓健主演的电影而得名，他的短篇小说多是灵异故事，他自述道是“发生在你身上……温柔的奇迹”，这也符合我的观念，短篇小说要有奇情，而“温柔的奇迹”真是一个好说法，将过于夯实的生活启开了缝隙。相比较之下，中国的语言其实是适合短篇小说的，简洁而多义，扼要而模糊，中国人传统中又有一种精致轻盈的品位，比如说著名的《聊斋志异》，都是好短篇，比如《王六郎》，一仙一俗，聚散离合，相识相知，是古代版的《断背山》，却不是那么悲情，而是欣悦！简直令人觉着诡异，短篇小说是什么材料生成的，竟可以伸缩自如，缓急相宜，已经不是现代物理的概念能够解释，而要走向东方神秘主义了！

现在，“短经典”这套世界现当代短篇小说丛书的出版，又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会有多少意外发生呢？

二〇一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上海

目 录

001	毁灭者
021	特殊职责
029	情色电影
036	剖白之暗示
051	尔虞我诈
071	上班的男人
079	哎，可怜的马林
084	辩方有利
089	艾奇韦尔路附近的小地方
097	过桥
109	逃夜
128	纯真
134	地下室
167	里弗先生的机会
187	兄弟

197	纪念日
205	多省下的一天
211	我是间谍
215	铁证如山
220	第二次死亡
227	散场

毁灭者

—

那是在八月银行假前夜，新入伙的小子成了沃姆斯利公地帮的老大。除了迈克，没一个人诧异，不过九岁的迈克对每件事情都一惊一乍的。“你要是不闭上嘴巴，”某人曾经对他说，“准会招来青蛙钻进去。”从那以后，迈克就牙关紧闭了，除非实在是吃惊不小。

新入伙的小子是在暑假开始的时候跟上他们这帮人的，可能是因为大家都认可他若有所思的沉默。他一个字不多罗嗦，甚至都没有通名报姓，直到抬出帮规要他讲，他才说了。他说“特雷弗”的时候，就事论事的，要换了其他人，一准会带上要么羞愧难当要么目中无人的腔调。谁都没笑，除了迈克，他发觉没人应和自己，就瞅见那新人的黑色眼珠正盯着自己，于是长开了嘴，又没了声响。后来，他就被叫作T了，T完全有理由成为讥笑嘲讽的对象——比如他的名字（他们换用他名字的第一个字母称呼他，否则就没借口不笑话了），比如他的父亲从前是建筑师，现在当办事员，“落

魄”了，比如他的母亲自认为高邻居一等。他有一股子摸不透的邪乎劲儿，免了齷齪的入会仪式的他除了这一点，还靠什么在帮里立足啊？

这帮人每天早晨在一个临时停车场聚头，那里是第一次空袭时最后一颗炸弹爆炸的地方。老大，那个大伙儿都叫他黑子的，说自己听见那炸弹掉下来，也没人一板一眼地考究他的年月日，不会指出那时候他不过一岁小儿，还在沃姆斯利公地地下车站的下层月台上呼呼大睡呢。街上第一栋住人的房子，满目疮痍的诺斯伍德排房的3号就靠着停车场一侧——真是“靠着”，那房子被爆炸的气浪扫到，边墙就靠木头柱子撑住。一颗小一点的炸弹和燃烧弹掉在了房子的另一边，于是这座房子就像一颗缺了口的牙齿杵着，连带着隔壁墙体的遗迹，护墙板，壁炉的残骸。有一回，每天只在表决黑子提出的活动计划时说“是”或“否”的T把帮里人全都吓了一跳，他沉思着说道，“老爸讲，雷恩造的那座房子。”

“雷恩是谁？”

“造圣保罗大教堂的人。”

“管他呢，”黑子说，“它就是小气鬼的家嘛。”

小气鬼真名叫托马斯，以前是个造房子做装修的。他一个人住在那座破房子里，自顾自地过日子：每个礼拜一趟，你会看见他带着面包和蔬菜穿过公地回来，有一回男孩们在停车场玩的时候，他在花园的断墙上探出脑袋看他们。

“刚去过厕所呀。”一个男孩说。因为大家都知道自从炸弹掉下来之后，那所房子的管道就出了问题，小气鬼又太小气，不肯在

房子上花钱的。他可以花个成本价自己干一下重新装修的活计，只是他从来没学过管子工的手艺。厕所是间小木棚，在狭长花园的尽头，门上有个星形的洞：爆炸摧毁了隔壁的房子，吸出了三号的窗框，它却躲过去了。

帮里人第二次意识到托马斯先生的存在就更稀奇了。他正从市场回来，在公地遇见了黑子、迈克和一个瘦瘦的黄种男孩，这男孩姓夏，出于某种原因，大家就用姓唤他。托马斯先生拦住他们。他阴阴地说，“你们属于在停车场玩的那帮伙吧？”

迈克要回答，被黑子拦住了。他是老大，他有责任的。“算是呢？”他含糊地说。

“我有些巧克力，”托马斯先生说，“我自己不喜欢吃的。给你们吧。我觉得，不够大家分的。总是不够的。”他又沮丧地确定了一下自己的话。他递过三包聪明豆。

帮里人被这一举动搞得大伤脑筋，变着法子找解释，好不再为之心烦意乱。“我敢说巧克力是别人掉的，他捡了。”有人说。

“偷的，然后又吓惨了。”另一个随想随讲。

“这是贿赂，”夏说，“他要我们别再往他墙上弹球。”

“我们会让他看看，我们不吃这一套，”黑子说，于是他们牺牲了整个上午玩弹球，这个游戏只有迈克因为年龄小还乐此不疲。托马斯先生则踪影全无。

第二天，T让他们全都大吃一惊。他来晚了，他没在的时候已经投票决定这天干啥了。按黑子的提议，全帮要两人一组分散活动，随机逃票坐公车，看看会被粗心的售票员抓到几次（两人一组

是为了防止作弊)。他们抽签决定搭档，这时候，T来了。

“你去哪儿了，T？”黑子问，“你现在不能投票了。你知道帮规。”

“我去那儿了。”T说。他看着地面，仿佛有什么想法要隐瞒。

“哪儿？”

“小气鬼家里。”迈克张开了嘴巴，然后咻哒一声赶紧闭上。他想起了青蛙。

“小气鬼家里？”黑子说。帮规不禁止这个，但他感觉得到，T在铤而走险呢。他满怀希望地问，“你破门进去了？”

“没有。我按了门铃。”

“你说啥了？”

“我说我想看看他的房子。”

“他呢？”

“他领我看了房子。”

“偷啥了吗？”

“没。”

“那你干嘛去那房子？”

帮里人聚拢来：仿佛就要成立个临时法庭，审理一件离经叛道的案子。T说，“那是座漂亮房子。”他还是看着地面，不瞧任何人的眼睛，他舔了一下嘴唇，又反方向舔了一下。

“漂亮房子，你什么意思？”黑子轻蔑地问。

“它有一座两百年的楼梯，像拔软木塞的螺丝起子那样的。没东西撑着。”

“没东西撑着，什么意思？飘浮着？”

“跟反向力有关，小气鬼说的。”

“还有呢？”

“还有护墙板。”

“蓝猪客栈那样的？”

“两百年了。”

“小气鬼活了兩百年啦？”

迈克突然大笑，接着又不出声了。会议气氛严肃起来。自从暑假第一天T溜达着走进停车场，他的地位第一次岌岌可危。只要他说出自己的真名，大伙都会跟在他屁股后面。

“你干嘛去那房子？”黑子问。他挺大公无私的，没一点嫉妒，他尽自己所能在帮里保住T。就是“漂亮”二字把他纠缠住了——它属于一个高级的世界，在沃姆斯利公地地区，你还能看见对那个世界的模仿，有人戴着高顶黑色大礼帽和单片眼镜，说起话来装腔作势地嗯呀啊的。他忍不住说“亲爱的特雷弗，老兄”，就放恶狗咬人。“如果你是破门进屋的呢。”他幽幽地说——那才真正是帮派人物干的勾当嘛。

“现在这样更好，”T说，“我有发现的。”他继续盯着自己的脚，不看任何人的眼睛，仿佛沉浸在什么梦中，他不愿意——或者说羞于——和大家分享。

“什么发现？”

“小气鬼要出门，明天和整个银行假都不在家。”

黑子松了口气说：“你是说我们可以破门进去？”

“偷东西？”有人问。

黑子说：“大家都不要偷东西。破门进去——这就够棒了，不是吗？我们可不想惹官司。”

“我可不想偷啥东西，”T说，“我有个更好的主意。”

“什么主意？”

T抬起眼睛，那眼睛像死气沉沉的八月天一样灰暗不安。“我们拆了它，”他说，“我们毁了它。”

黑子只呵呵笑了一声，然后，和迈克一样，不说话了，在那严肃无情的逼视下气馁了。“警察向来是干嘛的呀？”他说。

“他们永远不会知道。我们从里面拆。我找到进屋的法子了。”他怀着激情说道。“明白吗，我们就像苹果里的虫子。到我们再出来的时候，那里就什么都没了，没有楼梯，没有护墙板，只有光光的墙，然后我们把墙也弄倒——用个啥办法吧。”

“我们会坐牢的。”黑子说。

“谁来作证？而且，不管怎么说，我们没偷任何东西。”他又说，脸上没有一丝喜悦的神情，“等我们搞完了，也没东西好偷了。”

“我还没听说过因为弄坏东西进牢房的。”夏说。

“时间不够吧，”黑子说，“我见过拆房子的干活。”

“我们有十二个人呐，”T说，“我们要有组织。”

“我们没人懂怎么……”

“我懂。”T说。他看着黑子。“你有更好的活动计划吗？”

“今天，”迈克缺心眼儿地说，“我们要去逃票坐公车……”